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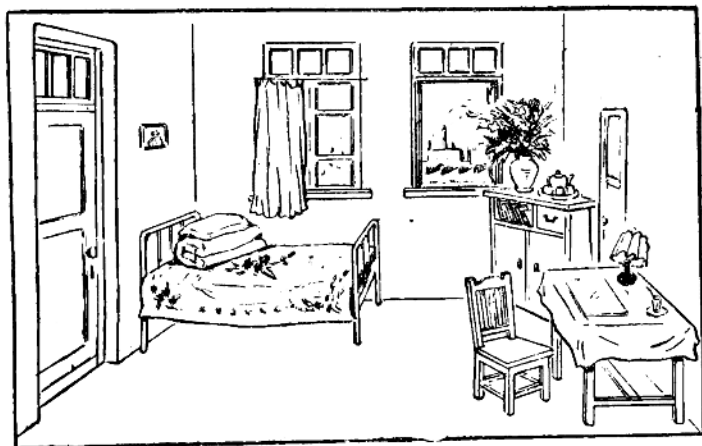
独幕话剧

他的老乡

長青 頌揚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設計者 蓬 靜 茹

时 間：一九五五年夏。

地 点：某一个城市內。

人 物：刘玉梅——(女) 二十六岁，某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劳动模范。

王恩义—— 二十九岁，某工厂代理厂长。

陈慧敏——(女) 二十三岁，秘书。

王老贵—— 五十岁，某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社員，王恩义之父。

王小鎖—— 八岁，王恩义之子。

布 景：一座大楼里的一个房間。站在阳台上，可望見整齐的市容——碧綠的树梢，矗立的烟囱。

室內一張双人床上，鋪着色彩鮮艳的印花床單，叠着紅色的緞子被。牆壁上挂着一張王恩义的照片。一

張写字台斜放在房中显眼的一角。上面放着台灯、台曆、玻璃板等物。写字台前放着一把木椅，桌旁的柜上摆着几本厚書以及花瓶、茶碗等。

左右兩边都有門，左面的門通向外边；右面的門通向厨房。

幕 啓：室内無人，偶尔由窗外傳來一陣汽車的鳴笛声和隱約的小朋友們的歌声。

片刻，有人輕輕敲門，停了又敲，随后，室外的人索性拉开了房門。刘玉梅、王老貴、王小鎖出現在門口。

刘玉梅左腕挎着小筐，筐里盛着她为丈夫亲手做的青幫白底布鞋，还有新鮮的粘糕。王老貴領着王小鎖站在刘玉梅的身后。这时，他們正以惊奇的目光巡視着房間里这些从来没有見过的陈設，畏縮不敢迈进。

小鎖：（拉扯着玉梅的衣襟）媽媽，这不是咱的家呀！

玉梅：（疑惑地）爹，是这屋嗎？

老貴：（半信半疑地向樓下打着）我說管理員同志，是这屋嗎？

外声：对，四十二号，你們进去吧。

（玉梅發現挂在牆壁上的照片。）

玉梅：唉，是他，是他住在这兒。小鎖，这是咱們的家，你看，那不是你爸爸的照片嗎！

（三人相繼走入室内，欣然的看着照片，空气立刻活躍起來，玉梅將筐放在寫字台上。）

玉梅：（感激地）小鎖，你看你那兩個大眼睛長的多象你爸爸呀。三年啦，爸爸走的那咱，你才剛剛会冒話。（小鎖对着照片在親切的叫着爸爸，爸爸……）瞧你叫的这个亲勁，讓你爸爸听了該乐的閉不上嘴了。

老貴：（感嘆地）哎呀，这小子几年工夫，楼上楼下弄得清堂瓦舍

的很象个小公館。(若有所思)怪不得好几年也不想回家。

(老貴好奇地推弄着玻璃板。玉梅興奮地注視着室內的景物。)

小鎖：(好奇地推開里屋的門吆呼着)媽，你看這兒還有一間屋子呢。

玉梅：(急向室內張望着)嗯，還有爐子、自來水……

老貴：這可真是城里，可真講究哇。

玉梅：(關切地)看樣子，他是自己做飯吃的呀。(思慮着)又上班，又得燒火做飯，這可真難為他了。

老貴：你操這個心干啥！他還能自己做飯，有現成的大食堂，還愁吃不好嗎？

玉梅：什麼呀，那不是堆的劈柴和煤嗎！

老貴：(向室內注視，思索了一下)玉梅呀，我看等你開完了會，你就和小鎖留在這兒吧。

玉梅：那怎麼能行呢，社里的那片好庄稼也不能答應我進城來呀。

老貴：咳，早晚也當不了歸到一塊，我看小鎖他爹既然有這個心思要接你們娘們來城里過日子，那你就別勉強了，萬一要打他高興，再開出別的差錯來了……

玉梅：你看你說的，孩子都這麼大了，我還怕他有外心嗎。

老貴：(思忖)呃，可也對。

(玉梅忽然發現屋里堆着要洗的衣服，急忙拿起。)

玉梅：哎呀！堆了這麼多衣服，沒個人在跟前可真不行啊。唉，等秋天糧上場的時候，我可真得多住些天，給他好好的拾掇拾掇。(邊說邊從床底下拿出洗臉盆。老貴深為玉梅的行動感動着。)

老貴：玉梅呀，干脆我就擱這兒做主吧，你別回去了。鎖他爹離不了你這個利落人，你替他好好管管這個家。

玉梅：(笑了笑)爹歲數大……

老貴：哎呀，你快別說這個了，要因為老在我跟前，給你們倆的感情給鬧薄了，你爹可担不了這個過。哈哈……

小鎖：爷爷你也留這吧，別回家啦。

老貴：傻孩子，這是你爷爷的家，到冬天爷爷就來給你講故事。

小鎖：不嘛！

老貴：（將小鎖抱起）爷爷舍不得咱們那個山溝啊！

玉梅：小鎖快下來，讓爷爷歇歇。（說着熟練的把床上的一床緞子被拉下來鋪好，又搬過來落着的枕头，放在床头）小鎖，讓爷爷到床上躺躺。

小鎖：（順從的下來）爷爷。

老貴：好，好。（走到床边，看了看緞子被，有些躊躇。）

玉梅：（边为老貴裝上一袋烟，一边催促着）你就倒一会吧！

（老貴接过烟袋，玉梅为之燃着，但老貴并没有躺在床上，轉身坐在椅子上。）

老貴：行了，我就在這坐一会吧。你忙你的去吧。

（玉梅含笑，拿起臉盆和該洗的衣服走進室內。老貴將小鎖拉到自己的身旁，猶如琢磨着一樁心事，撫摸着小鎖的头。）

老貴：小鎖啊，你爸爸是个干部，一天常不着家，不能象爷爷似的老哄着你。你要学乖点，看你爸爸高兴的时候你就和他亲热亲热；看你爸爸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少言語，別讓你爸爸煩你。

小鎖：嗯。

老貴：你爸爸慢慢的看你很懂事，他就該喜欢你了。到了那个时候你摸他的脖子呀，啃他嘴巴呀，拿他当馬騎呀，他就該乐的离不开你啦。

（玉梅端着臉盆从室內走出來。）

（王恩义滿面春風的端着一大包水果推門而入。他穿着短袖綢白襯衣，淺灰色的西裝褲，腕上還戴着手表，鼻梁上架着眼鏡，烏黑的頭髮，

梳的一絲不紊。冷眼一看，他倒象一位丰彩翩翩的青年干部，但仔細端詳起來，却顯得矯揉造作，華而不實。

他一時為這早臨的不速之客而感到驚愕，立刻意識到即將有一場難以解脫的糾葛發生。但他略作鎮靜後，隨即改換一副面孔，熱情的寒暄起來。）

恩義：（故作驚訝）哎呀，是你們哪！爸爸，你老好。

老貴：好哇，好。你也很不錯呀，幾年不見跑到玻璃後頭去了。

恩義：嗯？玻璃後頭……

老貴：我看讓這副眼鏡把你整的也變了模樣了。

恩義：（尷尬）呃，……眼鏡。你是說眼鏡，噢，這眼睛……看書看得不得勁了。噯，爸爸，你坐呀，到自己家了。吸煙，吸煙。
（掏出煙盒遞給老貴。）

（這時小鎖倚在玉梅的身旁。）

老貴：不行啊。（指手中的煙袋）我沒這分口福，還是抽我這個老葉子煙吧。

（恩義只好給老貴燃著煙袋。）

恩義：玉梅，這，這是……

老貴：這不是你那個小鎖嗎，一晃這幾年你連孩子都認不出來了。

恩義：哎呀！（抱起小鎖）長大了，呶，叫爸爸。

老貴：哼，你沒在家這幾年，不光小鎖長大了，就連玉梅也出息了，這回進城來……

玉梅：（不好意思的攔住）爹，那麼點小事，還值得提。

（恩義心事在懷，疑神的思考着。小鎖看到父親的這種神情畏怯起來，脫身走到玉梅身旁。）

玉梅：（撫摸小鎖）看看，孩子都不認得你了。

恩義：噢，（应付）小鎖來！

玉梅：去，和爸爸親親。

小鎖：（羞怯地）爸爸。

恩義：小鬼，你怎的，爸爸還有假。（吻小鎖。）

小鎖：爸爸，（用力樓住恩義的脖子高兴地）是我爸爸。

恩義：小鎖，乖乖……

（他抱着小鎖無言的在室內踱來踱去。老貴在激動の注視着。玉梅在偷偷的擦着盈眶的眼泪。室內一片寂靜。片刻，恩義緩緩的將小鎖放在地上。）

恩義：（親熱地）唉呀，你們還沒吃飯吧？我去告訴食堂，給你們做点好吃的東西。（欲下。）

老貴：（会意的立起）嗯，我還得出去一趟办点公事。

恩義：什么事这么忙！到家了，你老還沒歇歇呢。我这就告訴炊事員去。

老貴：不不，真有事。我還得到省里看看王政委呢。

恩義：嗯，那个王政委？

老貴：就是土改运动那咱領導咱們村鬧翻身的那个大大个子，王宏王政委嘛。

恩義：噢，他呀，現在是咱們省委副書記了。我們常見面。

老貴：对，王書記。他托人給我捎好几回信了，讓我进城的时候先到他那看看。一晃好几年了，我可真有点想他，你說我不去他不挑我过？

恩義：那好。（看表）哎呀，你老还得赶快去呢；他十点钟在文化宮还有报告。（說着掏出一個小皮夾，从中拿出几張人民幣）爸爸，他家离这很远，你坐三輪車去吧。

老貴：（拿过錢）好，我到那兒去去就回来。（从小筐里拿出一包粘糕）嘿，我这还给王政委帶点礼物呢。

恩義：什么？

老貴：不出奇。庄稼院的东西——粘糕。

恩義：（不屑地）嘖嘖，这玩艺，你老怎么拿这玩艺呢？

老貴：(不悅)這怎么的？這不是好東西？讓他尝尝咱們社的糜子長的有多好。

恩義：(無奈地)好，好。

小鎖：爷爷，我也跟你去。

老貴：你不能去，你爸爸還沒好好亲亲你呢。

小鎖：不嘛。

玉梅：小鎖，听话，讓爷爷办事去。

(老貴走出門外。玉梅突然想起一樁心事。)

玉梅：(囑咐，叮囑)爹，你別忘了往回寄信哪，咱們嶺后南下窪子那塊棉花地，可千萬告訴他們別忘了打藥啊，天这么热，可別起蚜虫。

老貴：(声)这我怎么能忘呢。

(老貴臨走開門時，樓下孩子們正唱着歌，恩義此時才想起桌上的水果，拿过一个苹果遞給小鎖。)

恩義：小鎖，給你，吃吧。

小鎖：(拿过苹果)媽，我玩去，听他們唱歌去。

玉梅：別乱跑，外面有車。

恩義：讓他去吧。

玉梅：那去吧，玩玩就回来。

小鎖：嗯。(欢跳跑下。)

(恩義与玉梅相視無語，片刻。)

恩義：这几年我知道你在家日子很难过，老的小的，讓你跟着沒少累心，一想到这兒我心里就觉着过意不去。在城市里工作，生活程度太高，我現在又剛剛代理厂長，面上的事挺多，什么都得錢，弄的我也沒往家里給你們寄几个錢，可是当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参加了劳动，生活維持的挺不錯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因为，你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給我們倆都帶來了很大的方便……

玉梅：我挨点累没啥，只要你心里没忘了我们娘俩就行了。

恩义：其实呢，我也不愿意这样，让你孤单单的在家过日子。可我又有什么办法，这是工作需要。为了个人的前途，明知道这不象话，可也得这样往下混。想到这儿，真感到对不起你……（假惺惺的难过起来）这得请你原谅我呀！

玉梅：你忘不了我，我还能挑你的不是吗。

恩义：是呀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不是离开拐棍就活不了的那号妇女。

玉梅：你可别那么说，我有什么能耐，这几年还不多亏社里照顾，组织培养我才做出这么点不值一提的成绩嘛。

恩义：这我就放心啦，你能……

玉梅：得啦，你别提这些啦！（从条筐里拿出一个布包，边解边说着）这是我早做成了的，可是半年多，没见你的信，做成了也不知道给你往那儿邮，我知道你有湿气，离不了布鞋。（把鞋放在恩义的面前）白天社里忙，就得晚间点着油灯做，横针竖线的总算把它凑合出来了，还不知道能称心不？反正大小我知道合适。

恩义：（漫不经心的推脱）我湿气好了。

玉梅：（又从筐里拿出用玻璃纸包的粘糕）这是粘糕。我知道你最爱吃它，你尝尝可“筋捣”了。

恩义：玉梅，你先别忙。（躊躇一下）玉梅呀，开春时候咱爹没给你一封信吗？

玉梅：信，什么信？

恩义：是呀，我记得我给你们写过一封信，根据这几年咱们生活的变化，工作的要求，长期的不能住在一块，当然感情也就跟着疏远了。其实呢，这也不奇怪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生活的规律，这个谁也不能违背它；为了咱们将来的幸福和远大前途，不能不作一番周密的考虑。这些我在信里都

說得很明白。我尋思你也不能沒有個主意。

(玉梅痛苦而鎮靜的迎受着突然襲來的風暴。)

恩義：(燃起一支煙，邊吸邊踱着步)你也不要難過；也許你一下子還不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事實很明显，咱們這樣下去，一個在山南，一個在海北，感情不能得到交流，這象什麼生活。實際，咱們一個是單身漢，一個是守活寡。我們又何必讓這種痛苦，沒有作人趣味的生活再繼續下去呢？玉梅，你可以冷靜的想一想。

玉梅：(抑止着眼淚)為了來看你好幾宿我都沒有合上眼，做夢也沒想到，來到這兒……

恩義：玉梅，這不是動感情的事，這需要理智。

玉梅：咱們不能走這條路。

恩義：(不耐煩起來)你，咳！你怎麼不明白我的意思哪，這對我們……

玉梅：我明白，我不同意你這個理由，這些咱們都能克服。

恩義：克服，笑話，這幾年由於工作、學習，每個人的進步不同，我和你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。這不是克服的事，這是現實問題。

玉梅：現實問題？

恩義：好了，好了，我問你，你學習過婚姻法沒有？

玉梅：恩義，你別忘了咱們還有個小鎖呢，(難住)說什麼咱們也不能讓他沒爸爸呀！

恩義：我沒說嗎，解決這個事要用理智，不能動感情啊，小鎖嘛，可以按法律解決。

玉梅：(驚異)什麼！難道婚姻法不讓當爹媽的有感情？

恩義：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嗯，小鎖那好辦，這個事我負責解決，我送他上學校。哼，當父母的不就是為了給國家造就小主人嘛。

玉梅：（突然立起）你，恩义，你不能忘了你是吃苦菜長大的，你也是个庄稼人出身哪。

恩义：（不敢正視）談問題嘛，你說这些干啥。

玉梅：我要說。也許是我心腸太軟。你應該想想当初咱們倆是怎样結的婚！我記得那時候咱們剛剛翻身，你當上了村里的民兵隊長，我那时候還不懂什么叫解放呢。你讓我參加婦女會，你告訴我怎么样參加斗爭。分土地的時候，你和我商量把咱們倆的地分到一塊，你還說，讓咱們倆的感情就象這塊地一樣的……（說不下去了。）

恩义：咳！你翻那些老賬干啥，那是過去。現在我不是民兵隊長啦！

玉梅：是呀，你現在是廠長啦。

恩义：是嘛，因此我的理想就不能和從前一樣。至于那塊地，又算什么哪，我早就把它忘到脖子后頭去了。

玉梅：我沒有忘。我還在經心的葎弄它，它養活了我，也養活了你！

恩义：你，你怎么這……

外声：（樓下傳來了管理員的吆呼聲）王廠長，樓下陳同志找你。

恩义：（慌忙的答应着）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（轉向玉梅）我們的問題等下談。來，你先……（示意內室）你先到屋里呆一會。

（玉梅猶豫着。）

恩义：快，快，我跟他談工作問題。你在这兒不方便。

（急將玉梅推入室內，隨手將門關上，又發現擺在地當心盛着衣服的洗臉盆。）

恩义：咳，糟糕！（一脚將盆推入床底下。）

（陳慧敏一陣風似的推門而入，手里拿着一個包袱，上身穿着白色襯衫，腰間系着淺綠色鑲着花邊的裙子，赤腿涼鞋，兩條油黑的辮子披在肩后。她是一個性格爽朗、心地單純的姑娘。）

慧敏：（兴致勃勃地）恩义，你看我怎么样，按时到了吧？

恩义：慧敏。（所问非所答）呃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！

慧敏：（爽朗地）恩义，你看我这裙子做的怎么样，合身不？

恩义：好，好，合身。

慧敏：漂亮吧？

恩义：漂亮，（压低声音）当然漂亮。

慧敏：我说这个颜色好嘛，你还不信呢！哼，你那个审美观点呀……

恩义：我主观，怨我主观。

慧敏：恩义，今天你拿什么招待我呀？天这么热，我嗓子都要冒烟了。

恩义：（不安地）走，咱们到花园去，我请你喝酸梅汤。

慧敏：噢，这不有苹果吗。（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擦拭着。）

恩义：走，走吧，还是到花园吧，凉凉快快的。

慧敏：不，我还有事呢。（神秘的打开她带来的包袱，露出崭新的几块缎子被面）你看，这被面的颜色多新鲜哪！再配上个水绿色的被腰……

恩义：（急遽前欲将包袱系上）好，好好，我看见了。

（慧敏擋住恩义的手，又拿出一塊淺藍色的綢窗簾。）

慧敏：这个你没看见吧？（说着拿到窗前比量着）多好啊，你在这看书，保险太阳不见你的眼睛。来来，你扯着那边，比量一下看看合适不。

恩义：（没心地）好，好……（二人比量，慧敏拿上角，恩义拿下角，左比右比，总不合拍。）

慧敏：（生气地将窗帘一摔）你今个是怎么的了！

恩义：（急忙掩饰）不，天太热，弄的我头有点晕。别生气，来，比量吧。

慧敏：（正欲比量，忽然发现了桌上的粘糕）噢，这是什么呀？

恩义：嗯，是粘糕。

慧敏：粘糕，这可真是新鲜玩艺。（不顾比量，将窗帘擀在床上，急拿起一片粘糕吃起来）这还挺粘呢，真好吃，你呀，你，有这好玩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。这是打那兒搞来的呀？

恩义：一个老乡从乡下给我捎来的。

慧敏：你的群众关系可真好啊。

恩义：对付事呗。过去领他们闹翻身，搞土改，他们还没忘了我。

慧敏：我真羡慕你，你和农民有这么深厚的感情，你真了不起呀。（忽然想起一桩事）噢，恩义呀，昨晚上我把你给我买的東西給我媽看了。

恩义：嗯嗯。

慧敏：把咱们俩的关系也和我爸爸说了。

恩义：对对，他老人家的意见……

慧敏：你听啊，我把你的出身都和他讲了，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，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，现在是厂长，为人谦虚，在群众中很有威信。并且在政治上给了我很大帮助，还介绍我入了团，我们的感情纯粹是在工作和学习中建立起来的。

恩义：你快别在你父亲面前这样表扬我了，长了会使我产生骄傲情绪的，这我可受不了。其实我现在能有些成绩，这还不都是党的培养嘛。

慧敏：你看你怎么又谦虚起来了，这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，我也没给你添枝加叶呀。

恩义：不不，应该这样，谦虚、诚恳是人的美德。可是他老人家的意见到底怎么样？

（慧敏笑而不语。）

恩义：（小声地）这么说，我们的问题是一帆风顺啦？

慧敏：不，他还有点意見。

恩义：啊！

慧敏：他讓我應該再好好了解了解你，为什么离婚了。

恩义：这，这……（一時語塞。）

慧敏：这没什么嘛。我都替你說了，因为她不爱劳动，思想落后，作风还不正派，乡里群众反映的很厉害，就不得不离，对吧？

恩义：呃，对对，你爹怎么说？

慧敏：听我这么一說他就没什么意見了。

恩义：沒意見了！

慧敏：嗯，我媽还說讓你上我們家去玩，好認識認識你。

恩义：（喜）啊！（忘掉一切的大笑起来）哈哈，相姑爷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中意！

（恩义得意忘形。慧敏也随着大笑起来。恩义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，示意慧敏勿笑。）

恩义：嘘！

慧敏：嗯？

恩义：（掩飾地掏出手帕捂上眼睛，小聲地）我都笑出眼泪来了。

慧敏：噢，你这是乐極生悲呀！

（慧敏又笑起来，恩义已木然，难堪的随之苦笑着。慧敏渐渐收敛笑容立起，向內室急走去。恩义惊慌的急攔住。）

恩义：你要干什么？

慧敏：你看，弄得兩手这么髒，我得洗洗。

恩义：（灵机一动）水道坏了。来，（从桌上拿起暖瓶）就这样洗洗吧！

（慧敏伸出兩手，恩义慌忙的傾倒着。）

慧敏：哎唷，盖还没打开呢！

恩义：啧啧，糟糕，我这思想怎么开小差了昵？

（恩义急忙打開暖瓶蓋，但又沒注意控制水量，慌張中熱水傾瀉出

來。)

慧敏：你这是怎么啦，都燙死我啦！

恩义：糟糕糟糕，我这是緊張过度，手有点不得勁。

慧敏：（噴笑）你这就緊張了，要到我家看見我媽你該連話都不会說了。

恩义：那还不至于。（急遞手巾。）

慧敏：（擦拭着手）你什么时候去呀？

恩义：（借階而下）好，我看咱們現在就去，你看好不好？

慧敏：那怎么能行呢。

恩义：事不宜迟嘛，这还有啥犹豫的。

慧敏：不行，我还有任务呢。

恩义：什么任务？

慧敏：刘局長告訴我午后还得領着幼兒園的小朋友們，到車站去欢迎農業劳模，給劳模獻花。

恩义：赶趟赶趟，時間还有的是呢，快走吧，我的慧敏同志，我实在等不得了。（不容分說的拉着慧敏向外走，恰好小鎖推門迎上。）

小鎖：爸爸，他們唱的可好听了，还扭秧歌哪。

（恩义佯裝着沒听見，但他的腿已經被小鎖抱住了。）

小鎖：爸爸！

慧敏：（一惊）誰！

恩义：（踢開小鎖，斥責地）去！誰是你爸爸，你走錯門了吧！

（小鎖哇的一声哭起來。慧敏感到不过意的將小鎖抱起。）

慧敏：（埋怨，对恩义）你看你怎么这样！小孩嘛。（撫摸着小鎖）別哭，小朋友，你找誰？

小鎖：找媽媽。

慧敏：找媽媽，你媽在那兒？

恩义：（拉慧敏）你看，你搭理他干啥。

（玉梅猛力的拉內屋門進來。慧敏与恩义一怔。）

小鎖：（哭叫着）媽，媽！

（玉梅急從慧敏的懷中把小鎖抱過來。）

小鎖：媽，媽，我怕。

玉梅：（忿忿地斜睨恩義一眼）你真狠哪！（緊抱小鎖哄着。）

慧敏：（對恩義指玉梅）她是誰？

恩義：（窘住）她……

慧敏：（逼問）說呀！

（恩義無法答對，慧敏只好轉對玉梅。）

慧敏：你是他的什麼人？

玉梅：（氣極了）我是他的老鄉。

慧敏：老鄉！

玉梅：對。我給他送粘糕來啦。

慧敏：（茫然頹喪地）我的天哪！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（痛心地）王恩義，你……

恩義：慧敏。

慧敏：我懂了，我完全懂了，你以為這樣……

（樓下傳來了管理員的吆喝聲。）

外聲：陳同志，局里有電話，找你有事。

慧敏：（氣極未理）你以為這樣能蒙過一輩子？真太好啦！原來我……我是個傻瓜，傻瓜！（刺激過深，悲痛已極）而你呢？卻是個騙子！

恩義：我……

慧敏：騙子，騙子，你要賠償我的名譽！

恩義：慧敏，慧敏，你聽我說呀！（指玉梅）她是自己硬找上來的。她……

外聲：陳同志，局長來電話讓你快去！

慧敏：（稍冷靜）呃！

恩義：慧敏。

慧敏：你，不配这样叫我，我现在才真明白过来了。告诉你，傻瓜挨打也知道痛的，我要求組織保障我！

外声：陈同志，快一点吧。

慧敏：王恩义，你等着吧！（毅然轉身下。）

恩义：（急招喚）慧敏，你等一等，你等一等。

（回答的是一陣急促的下樓的脚步声。）

（恩义惱羞成怒的敌視着玉梅。）

恩义：（狠狠地）你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赶这个节骨眼来，你这不是和我过不去嗎，你这純粹是要我好看哪，你这是誠心讓我垮台、难堪，你……

（步步逼近玉梅，粗野地欲動手，玉梅霍的立起。）

玉梅：（嚴峻地）你要干什么？你把眼睛睜大了好好看看，站在你跟前的是誰？不是你剛离开家門的刘玉梅了！

小鎖：媽媽，我怕……

玉梅：不怕，有政府保护咱們。

（小鎖伏在玉梅的怀里。恩义畏縮的不得不將手放下來，回头發現桌上的粘糕，泄憤的扔在地上。）

恩义：你們給我滾，搞这个熊玩艺想来籠絡我。哼，我也不是以前的王恩义了，趁早給我拿走，拿回喂猪去。

玉梅：什么？喂猪！（气愤已極）你是吃什么長大的？你才从壟溝里走出来几天？从你嘴里說出这种話，你不覺得可耻！

恩义：（外強中干的）我……我現在是厂長，你沒有資格和我瞪眼珠子！

玉梅：哼！你是厂長，誰叫你当上了厂長，你是給什么人当的厂長啊！

（玉梅忍着痛苦，拾起在地上的粘糕，放在筐中。）

恩义：扯这套干什么！看你那个窩囊勁，腰比水缸还粗，你能和我在一起跳舞嗎？一腦袋土包子气，你能配得上跟我一塊